

公羊義疏

冊
三

金華叢書

公羊義疏五十八

南菁書院

句容陳立卓人著

裏十三年
盡十九年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夏取詩

詩者何邾婁之邑也

疏本葉鈔本釋文云取詩二傳作啍舊疏云正

石經諸本同齊氏召南云非公羊非誤也按傳作詩漢地理志東平國亢父詩

亭春秋詩國亦是同公羊同說文邑部郭附庸國在東平亢父郭

父縣在濟甯州東南五十里郭城在州東南一統志
邾為不繫乎邾

婁諱亟也**注**諱背蕭魚之會取**疏**上十諱背至會亟○舊疏云正以其

間故如此解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冬城防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句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

嚙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會吳于向注月者

危刺諸侯委任大夫交會彊夷臣日以強三年之後君若贅旒然

疏杜云叔老聲伯子齊人宋人衛人左傳謂齊崔杼宋華閱仲江

云二傳作蠶春秋異文箋云公孫蠶字子蠶說文訓蠶為蟲即字

思名子蠶當名蠶不名蠶矣公羊作公孫蠶蓋段音字說文囁从

口董省聲公羊不省杜云向鄭地沈氏欽韓云此當為吳地方與

紀要云內有鳳陽府懷遠縣東北四十五里○注此當為吳地方與

通義云穀梁疏云並范雖以會者今一會而二會蠻夷出專恣益甚故特

危月之穀梁疏云並范雖以會者今一會而二會蠻夷出專恣益甚故特

何氏說也三年之盟後君若贅旒然者何言乎十六年大夫盟傳諸侯

皆在是言大大夫然也何言乎十六年大夫盟傳諸侯

之大本也曷為偏刺云穀梁疏引此亦作贅旒然也釋文作綴流

梁疏校按綴正
字贅段借也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注是後衛侯為彊臣所逐出奔潁梁之盟信

在大夫疏包氏慎言云春二月其朔日經為乙未書日食据曆則

案衛侯出奔見下潁梁之盟見下十六年五行為後衛大夫孫甯共

逐獻公立孫劉說與何大同年十二月二日
宋燕分董劉說與何大同年十二月二日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結鄭公孫嚙曹人莒人

邾婁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伐秦

諸本同唐石經缺

己未衛侯行出奔齊

日者為孫氏甯氏所逐後甯氏復納之者同

當相起故獨日也不書孫甯逐君者舉君絕為重見逐說在二十

七年

包氏慎言云四月書己未月之二十七日左氏穀梁作衛

書行之名見齊當絕不合為諸侯知公羊本有衍字矣春秋異文

箋云謹案禮記曰諸侯失地名為左氏傳曰定姜曰告亡而己無告

無罪則諸侯之策當書衛侯名為左氏傳曰定姜曰告亡而己無告

氏無衍字則陸氏所見穀梁與公羊同也惠氏棟左傳補注云左

修春秋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仲尼修之曰衛侯行出奔齊臣逐

君不可以訓猶召君也杜注其君仲尼修之曰衛侯行出奔齊臣逐

又云曲禮云疏引侯釋例云諸侯失地奔亡皆追逐而苟禮記非自出也正義

羊之義不可通於左氏故杜不為說臧氏壽恭左氏古義云據釋

例及正義說則左氏先儒皆取諸侯失地之名事禮記凡諸侯奔亡

皆書名此不名者為孫甯所逐故不名左傳具有明文杜預滅棄

古義造為不告之說顯與傳違正義不回護杜說駁難先儒即其說

公羊義疏五十八

一一中華書局聚

而也細繹校傳文則云古義猶復可納之也然有此經納以書三名爲得○注疏中引注至
日也○有當據重以補入按紹熙本亦有此日出故納之三下字也○諸侯出奔之例
大國歸于衛年書二月甲午與孫父此亦衛侯而立公起孫爲一事也然將者
復歸于衛年書二月甲午與孫父此亦衛侯而立公起孫爲一事也然將者
下二歸于衛年書二月甲午與孫父此亦衛侯而立公起孫爲一事也然將者
死謂喜曰黜公者非吾意也孫氏爲之曰我即公死汝能固納公乎喜
曰諾喜殖死喜公立爲大夫意使人孫氏爲之曰我即公死汝能固納公乎喜
爲之者吾欲納公何如獻公皆曰書子荀欲納我起吾通義與子盟是出者孫
甯納者甯欲納公何如獻公皆曰書子荀欲納我起吾通義與子盟是出者孫
矣或孫犯王命之畏大大變國以兄弟出相君則未言臣順逐其君者今爲衛侯而變見
逐于孫以甯犯名理之不嫌衛侯甯出之罪齊後衛侯入威以已顯○注與彼書
例加重○以異之六年嫌衛侯甯出之罪齊後衛侯入威以已顯○注與彼書
至爲重○以異之六年嫌衛侯甯出之罪齊後衛侯入威以已顯○注與彼書
同故舊疏云舉君絕甯爲重出君之謂文而之君名見其當絕不爲諸侯
也包氏慎言云舉君絕甯爲重出君之謂文而之君名見其當絕不爲諸侯
能自安居民以上爲後世文守土無與國者戒也錢氏大奔錄著其合爲諸侯
甯出其君而以上爲後世文守土無與國者戒也錢氏大奔錄著其合爲諸侯
先書公諸侯來聘以孫見甯義逐公衛侯而春秋統其罪不奔之也義皆嚴
正杜云諸侯不書逐君之賊也按春秋非輕孫甯之罪亡掩之也義皆嚴
侯失國者皆不書逐君之賊也按春秋非輕孫甯之罪亡掩之也義皆嚴
國率土皆所制馭不能撫其也預秋亂賊於孫甯之罪亡掩之也義皆嚴
絕以國爲重故也○注逐見衛侯至而立公○孫剽也經孫甯逐之君事詳左
晉傳云甯殖與孫父注逐見衛侯至而立公○孫剽也經孫甯逐之君事詳左
傳史記大率失衆所因致甯強
恣亦多衛侯失衆所因致甯強

莒人侵我東鄙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冬季孫宿會晉士勾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囓莒人邾婁人于戚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疏包氏慎言云二

月書己亥月之十二日左疏引釋例云劉地闕蓋魯城外之近地也

劉夏逆王后于齊

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

疏孫氏志祖讀天子下大夫穀梁疏云公

夫之上疑脫下字

劉者何邑也

疏大詩王風丘中有麻云彼留子曰嗟毛傳留

戶開為非此為春門戶闔為非卯言卯為金刀者則留自附會也許氏

省文董道據此謂不從田易刀也董氏又謂漢姓自當為留或為

以劉為鎔其轉為劉以田易刀也董氏又謂漢姓自當為留或為

留豈古文從省留與鎔通耶後世留異文謂系出留侯何耶左傳

土會歸晉其處者為劉氏而詩言留子則許氏董氏之說未為據

公羊義疏五十八

三中華書局聚

年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是也 **以邑氏也** **注**諸侯入為天子大夫不得氏國稱本

爵故以所受采邑氏稱子所謂采者不得有其土地人民采取其

租稅爾禮記王制曰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

元士視附庸稱子者參見義顧為天子大夫亦可以見諸侯不生

名亦可以見爵亦可以見大夫稱傳曰天子大夫是也不稱劉子

而名者禮逆王后當使三公故貶去大夫明非禮也 **疏** **注**諸侯至

疏云知劉夏是諸侯入為天子大夫者正以卒葬並書即定四年

秋七月劉卷卒葬劉文公是也若直為大夫者假令書卒不錄其

葬卒文劉三年夏五月王子虎卒則經無葬文是也通義云王季子始

受采于劉是為康公其子定公則夏也本之左傳按如彼傳則似

非外諸侯矣或者王季子別封於外食采於劉與舊疏云其本國

本爵今史文無記不可以指知也按外食采於鄭武公莊公皆以諸

侯入為大夫未識當時何曲禮也○注所至稅邑○禮記食力謂云

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又曲禮有采力謂至稅邑○禮記食力謂云

民之賦稅經義述聞云宰當為采食力謂有上地也數地以對租稅民力

所共而有采者食之故曰宰明有采食力謂有上地也數地以對租稅民力

也正義曰宰邑宰也有宰明有采食力謂有上地也數地以對租稅民力

采與宰通爾雅尸宰也即主事之宰官也即官宰之段借也古宰

也按禮記疏引鄭注易訟云小國之下大夫采地百夫一宮室塗巷

三百家故三百戶也一成所以三百家者一夫采地百夫一宮室塗巷

之山地澤三分去一三百餘家也六論夫地又篇不易再氏通邑三百而受二夫
大也亦選賢置之天子位大國無文祿以言也王制云天子之縣內諸侯
其賦稅不得有謂其地也非侯始封三采七禮運侯以采二封十里五
也則書大傳所有謂百里諸侯雖有罪黜即其地不黜使其子弟賢者
守之謂侯與滅國繼子孫紀季之罪鄺即其地不黜使其子弟賢者
也傳諸天子大夫所受采爵祿鄭風縠衣詩所云還予授子不滅賢者
今也傳諸天子大夫所受采爵祿鄭風縠衣詩所云還予授子不滅賢者
祿田考侯天子大夫所受采爵祿鄭風縠衣詩所云還予授子不滅賢者
曰載師以云天子之公食四都注之采地包乎中夫小都即大夫之采地
置地兼乎孤縣注之采地包乎中夫小都即大夫之采地
采地兼乎孤縣注之采地包乎中夫小都即大夫之采地
如是則未封者之所寡食本例推矣而所以命推何曰小宰聽之采地
以禮命明制祿之多寡食本例推矣而所以命推何曰小宰聽之采地
八命其卿無六命其大夫四命其命同者雖封皆異而一祿亦是出封之卿
以采地皆無殊命其大夫四命其命同者雖封皆異而一祿亦是出封之卿
六命則皆食都兼中下大澤夫林四命則皆食都兼中下大澤夫林四命則
入有貢於王然兼有山大澤夫林四命則皆食都兼中下大澤夫林四命則
無地貢稍祿也僅公田之入澤夫林四命則皆食都兼中下大澤夫林四命則
未嘗不稍祿也僅公田之入澤夫林四命則皆食都兼中下大澤夫林四命則
禮記至附庸○孟萬章始受地而止則大所食而食同者多寡○久注
元士受地視○孟萬章始受地而止則大所食而食同者多寡○久注
有所据要非周男與王制不篇同沈氏卿受地祿田考云王制蓋別
爲田九十億畝則未去其三之一而巳稱孟子矣或謂皆實田百里者

公初於圻內外盡行國旣前各代別差其里數而尙存夏殷之制何也曰周
制因之卽武王分土惟何也曰義也周以別差諸國以殷諸國之里數相併內
夏商則減圻外則大其圻者而諸國夏殷以來漸大功德象
地已錯處其間以藩衛王制故其圻者而諸國夏殷以來漸大功德象
臣俾錯處其間以藩衛王制故其圻者而諸國夏殷以來漸大功德象
賢而世守者少則公措更地焉就百井田以爲國本待無權力又德象
按周禮大司徒一則云公措更地焉就百井田以爲國本待無權力又德象
二百里謂公一百里所食租其田者半其食者參至地一食者四圻內一
鄭司農謂公侯伯子男采衛甸男采衛甸男采衛甸男采衛甸男采衛甸
諸侯視之義天子足圻蓋王制諸侯所說此均解引諸王制禮也舊疏
云公羊視之義天子足圻蓋王制諸侯所說此均解引諸王制禮也舊疏
左氏穀梁之義又云五王制下國六十縣凡九百里之國名山九
七十里之國二義有又云五王制下國六十縣凡九百里之國名山九
大澤不以爲國其餘六祿也其爲三間田鄭云九百里之國名山九
爲有田六之亦爲六者十之三夫二田又三爲七孤之田致仕者六
卿待封王之六子爲六者十之三夫二田又三爲七孤之田致仕者六
亦待封王之六子爲六者十之三夫二田又三爲七孤之田致仕者六
副之爲五十四其爾九亦致仕待封王之子弟三孤之田致仕者六
其無職佐公論道爾九亦致仕待封王之子弟三孤之田致仕者六
內九十三國言租稅而內不得封侯者謂人地以爲國比圻外諸
侯田自采取其言租稅而內不得封侯者謂人地以爲國比圻外諸
世不得以三諸侯難之義或然爲天子注稱夫子至是義者舊疏云參讀
爲二得之以三諸侯難之義或然爲天子注稱夫子至是義者舊疏云參讀
何者正不欲顧其名爲天子大侯夫其稱見其所以爵得何者是義者舊疏云參讀
見諸侯不欲顧其名爲天子大侯夫其稱見其所以爵得何者是義者舊疏云參讀

云禮逆王后當使三公與彼注及異義所載公羊家說皆不同未
知何義劉氏逢祿解詰箋云禮曰昏禮下達春秋譏不親迎公羊
禮載鄭君之說正也何君祭人公逆后之解大義亦同此乃同左氏
許君說猶上卿之非也侯按異義左氏說王使至尊無敵體之義故不親
夫復有上卿迎之諸侯納疾若病則王使至尊無敵體之義故不親
迎使按高卿迎之時皇太子舊疏云蓋謂有故禮以爲天子無親迎之義
慎義故按劉氏如此駁也舊疏云蓋謂有故禮以爲天子無親迎之義
氏義故按劉氏如此駁也舊疏云蓋謂有故禮以爲天子無親迎之義
爲不親迎大夫以稱今義公羊說爲章句家說夫何氏意正稱明非也
又云子親迎大夫以稱今義公羊說爲章句家說夫何氏意正稱明非也
禮矣通義云天子大夫例字夏通外逆女不書疏通義莊十八年
者文連王后君前臣大夫例字夏通外逆女不書疏通義莊十八年
原注王后于齊經並宣六年召桓此何以書過我也注明魯當共
公逆王后于齊經並宣六年召桓此何以書過我也注明魯當共
送迎之禮疏注之也通義云禮齊姜歸京師不書者我不爲媒故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注俱犯蕭魚此不月十二年月者疾始可知

疏一統志成城在兗州府甯陽縣東北九十里○注俱犯至可知

圍何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也注我東鄙圍台傳邑不言圍此其言

信也前九年伐得鄭同盟于戲楚伐鄭不言取邑者鄭所背中國以無

弱蠻荆以強兵革亟作蕭魚之戲楚伐鄭不言取邑者鄭所背中國以無

犯故諱而言因以起之蕭魚加責之然則此與彼同而不親復相食
夏上十二年疾始故也舊疏云齊侯不務長和親復相食犯背蕭魚

約不月故
解之也
公救成至遇

疏
杜云遇
魯地

其言至遇何

注

据季孫宿救台不言所至

疏

注据季至所至○即
上十二年季孫宿帥

師救台遂
入運是也

不敢進也

注

兵不敵不敢進也不言止次如公次于郎

以刺之者量力不責重民也故與至攜同文封內兵書者爲不進

張本

疏

注兵不至進也○杜云公畏齊不敢至成通義云著畏齊

攜改焉按釋文作至攜按紹熙本亦作攜音義同此疏及舊二十六年經傳

反作囚充今据傳二十六年考證攜本或作傳其言次于郎何刺

不言止次如公次于郎者莊三年公辟次于郎傳其言次于郎何刺

欲救紀而後爲不能也注惡公既救故書次此爲齊還故書其止次以起

之是也蓋彼爲力能救而不救故書次此爲齊還故書其止次以起

故但書其至遇使與至攜同文也至攜地者善公二十六年彼止云公

追齊師至攜弗及注國內兵不書而舉地者善公二十六年彼止云公

遠之舍鄭伯過復取勝得用兵之節故詳錄之是也擊之繁露竹林云莊

挑與之戰此無善善之心而輕用民之意也是以賤之是故戰攻
侵伐雖數百起必一善書其害所重也春秋惡晉故此不言止
次爲怨辭也○帥師而封內至張本○決定八
年公斂處父帥師而封內至張本○決定八

公羊義疏

五十八

六中華書局聚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郭

疏云差唐石經公羊作廊春秋異文箋

亦當作成通義云齊已取成矣復得城其郭者著宿豹之復成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注是後梁之盟信在大夫齊蔡莒吳衛之

禍徧滿天下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丁巳據曆為七月之二日劉

為八月丙戌朔沈氏欽韓云按隋志劉孝孫推合丁巳朔元志姜

岌云七月丁巳朔食失閏大衍同今曆推之是歲七月丁巳朔加

時在盡去交分二十天六日三千三百六十九年傳又分入食限○注是後

至天下○梁盟信在六日見下十六年傳又分入食限○注是後

弒其君光又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又二十六年衛甯喜弒其君

年莒弒其君密州是齊蔡莒吳衛之禍徧天下也五行志之下會諸

侯盟又大夫盟後為梁之會諸侯在而大夫獨相與

盟君若綴旒不得舉手劉歆以為五月二日魯趙分與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疏包氏慎言云十一月書癸亥九月無

雕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薛伯杞伯小邾婁

子于溴梁疏毛本溴作溴誤釋文作臭云本又作溴杜云溴水出于

郭彼注溴梁水隄也溴水源出懷慶府濟源縣西北至溫縣入河

志俗謂之白澗水濟源縣西南東流經孟縣北又東南注於河此一統

疏引郭氏音義云梁水橋也釋宮云隄謂之梁故云水隄也舊疏

戊寅大夫盟

諸侯皆在其言大夫盟何注據葵丘之盟諸侯皆在有大夫不

言大夫盟疏經傳云葵丘之盟見僖九年舊疏云按彼

齊侯宋公以下盟于葵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

救徐然則杜丘之盟即有大夫可知此注云葵丘之盟者誤也宜

字矣信在大夫也故書大夫盟不言諸侯之大夫者起信在

大夫疏穀梁傳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注故書至大

信在大夫也者言其信任在于大夫按信在大夫者謂諸侯無權

何言乎信在大夫注據上三年戊寅不起疏注據上至不起舊

之會經云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偏刺天下之大夫也疏繁

公羊義疏五十八 七 中華書局聚

竹林云梁之盟信在大夫而春秋刺之為其奪君尊也後漢書馮衍傳顯志賦云執趙武於梁今以晉為盟主文子晉卿而為不臣之行春秋書刺之如執然也據左傳時荀偃將中軍也此盟亦荀偃主之也曷為徧刺天下之大夫

注据戊寅不刺之疏注据戊寅至刺之○道上三年戊寅文也舊疏云不復言上戊寅者上已言之從可知省文

君若贅旒然**注**旒旒旒贅繫屬之辭若今俗名就婿為贅婿矣以

旒旒喻者為下所執持東西旒者其數名禮記玉藻曰天子旒十

有二旒諸侯九卿大夫七士五不言諸侯之大夫者明所刺者非

但會上大夫并徧刺天下之大夫不殊內大夫者欲一其文見惡

同也至此所以徧刺之者蕭魚之會服鄭最難諸侯勞倦莫肯復

出而大夫常行三委于臣而君遂失權大夫故得信在故孔子曰

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不重出地者與三年雞澤大夫盟同義疏

釋文贅本又作綴旒本又作流孔氏音義云文選西都賦注引公羊傳曰贅猶綴也疑別本此文之下傳有自釋贅旒之義與傷九

年傳震而矜之下復出震之者何云云相似按文選劉越石勸進表有若贅旒注贅猶綴也又褚淵碑文康國祚於綴旒注贅猶綴

也皆不以為公羊傳語蓋西都賦注有衍文或公羊傳下有脫文也陸德明與李善同時陸氏所見本有作綴則傳文不得有是語

